

10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在北京以线上形式召开。

亚洲各国携手探索保护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中国长城、中国秦始皇陵、孟加拉国巴凯尔哈特清真寺历史名城、伊拉克阿尔比尔城堡、阿曼巴赫莱要塞、哈萨克斯坦霍曼·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卡塔尔祖巴拉考古遗址、叙利亚大马士革古城……积淀文明精华的亚洲文化遗产是亚洲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实证，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

正如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日前召开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上所言：“保护好传承利用好亚洲文化遗产，是亚洲各国的共同责任。”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从理念到行动

时间回到2019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这为全面深化中国与亚洲国家文化遗产合作、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全新思路。

2021年5月11日，中国国家文物局与阿富汗信息与文化部、巴基斯坦国家遗产和文化署分别签署《关于协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联合声明》，这是亚洲国家首次签署“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双边合作文件，不仅是三国在双边合作领域的全新成果，而且标志着“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正式从理念转变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具有开拓性意义。

还是在今年5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伊朗相关部门签署《关于协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联合声明》，这是两国文化遗产主管部门近年来签署的第一份双边文件，标志着两国文化遗产合作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据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中国国家文物局目前正在分步骤与亚洲各国签署《关于协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联合声明》，在联合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世界遗产、博物馆展览交流、防止文物非法贩运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为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双边文化遗产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10月27日至28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在北京以线上形式召开。会议期间，中国、亚美尼亚、柬埔寨、朝鲜、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叙利亚、阿联酋、也门等亚洲10国共同发起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搭建起亚洲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国际合作机制。同时，还启动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大使”计划，宣布设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发布了《关于共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倡议》。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是为实现亚洲精彩和传

奇的未来所迈出的第一步。我们相信，亚洲国家的遗产保护将以某种其他方式得到提升并惠及各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执委哈雅塔·斯瑞法塔娜说。

亚洲各国：共同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韦伯·恩多罗表示，亚洲是古代文明的摇篮，拥有历史城镇、文化景观、自然遗产等丰富多样的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整个人类创意与灵感的无限源泉。

“亚洲国家的紧密合作、交流互鉴，对于保护亚洲文化遗产、塑造亚洲文明共同未来至关重要。”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

回溯过往，亚洲各国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开展了一系列交流合作。李群表示，始于1993年的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是多国合作模式和跨学科综合保护利用的全球典范。1995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国际中亚研究所。2000年，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泰国通过《文化遗产宣言》。2017年，澜湄6国发出《澜湄流域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合作昆明倡议》。这些项目都是亚洲国家长期以来共同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探索与有益实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曲星表示，许多亚洲国家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公约，体现了该地区对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重视。中国56项世界遗产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跨国遗产，正是几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但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亚洲文化遗产面临的挑战，受城市发展、自然灾害、武装冲突等影响，有些文化遗产惨遭劫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数据，全球濒危世界文化遗产约有50%位于亚洲。

在叙利亚文化部副部长卢布娜·莫卡维德看来，文化遗产不仅属于当地人民，也属于全人类。“我们必须采取有效和智慧的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乃至文化全球化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我们也应重视对于文化遗产的宣传和记录，依托丝绸之路，迈出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一步。”

就此，相关专家指出，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正逢其时。

中国：从受益者到积极贡献者

与亚洲国家的文化遗产合作是中国文物对外交流合作的重头戏。中国国家文物局积极与亚洲国家

在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世界遗产申报与管理、展览交流等文化遗产领域开展合作。数据显示，中国与15个亚洲国家开展了28项联合考古项目，通过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遗址的勘探发掘，助力探究亚洲文明脉络；中国与沙特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沙特红海之滨塞林港遗址开展联合考古，证实了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红海地区发生过密切交往。

“中国曾是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的受益者，如今已成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合作的积极贡献者，身份变了。”胡冰说。

1998年，中国政府在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实施了首个历史古迹修复合作项目，之后中国已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吉尔吉斯斯坦等6个

亚洲国家合作开展了11项历史古迹保护修复项目。其中，吴哥古迹修复项目已进行至第三期——对王宫遗址开展保护修复，并与印度共同担任柏威夏寺国际协调委员会主席。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修复项目是中国政府参与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在周边国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行动。2019年12月，为期3年的中国援助乌兹别克斯坦花刺子模州历史文化遗址修复项目通过内部竣工验收。

伊拉克文化、旅游和文物部部长哈桑·纳赫姆表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近15年来，一直以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理论和实践而闻名于世。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的认可，夯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理论基础，从而更加清晰地把握了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保护理念。



在此次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上，还启动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大使计划”。
国家文物局供图



2017年8月28日，中国东南大学学生在尼泊尔文化遗产地工作时，引来当地儿童驻足观看。
新华社发

“四素同构”的自然之道

哈尼梯田依山而建，田埂顺着山势，画出自然等高线。山高水也长，“水从哪里来？”初见哈尼梯田时，梯田世界层叠状自山上蔓延向下，不禁令观者疑惑。“森林能保水，水顺着山势自然流下来了。”阿者科村驻村干部徐雨晨这样解释。

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哈尼梯田“四素同构”的农耕体系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森林成片长于山头，村寨建在森林下方，森林涵养的水流缓缓流下，穿过村庄滋养着梯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哈尼族有句老话叫‘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人’。”徐雨晨表示，“哈尼人敬畏自然，这是他们的历史里千百年来传下来的。他们知道森林能储水，特别重视对森林的保护。梯田上方的保水林大家都会自觉监督，杜绝砍伐现象。”

水是梯田的灵魂。山地稻作中，相比原始的坡耕地，梯田的保水保土能力极大增强。这里的梯田几乎一年四季都在水里，通达的沟渠系统将田和田之间串联，但若遇上泥土拦截，水流受阻，就需要“赶沟人”来疏通水系。

COP15大会上，哈尼族青年代表走上演讲台，讲述了哈尼梯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让更多人知道了“赶沟人”这个特殊的职业。

马有明是牛角寨镇平安寨村人，61岁的他是当地的一名赶沟人。“梯田有多久，赶沟人就存在了多久。”马有明告诉记者，赶沟人出现的具体时间他无法准确叙述，只知道老人们常常说，“祖先在的时候就有了。”

马有明主要负责三四公里的沟渠维护，平时除了给沟渠疏通，砍除杂草，还会顺着帮农户看看田里的庄稼。

“过去是农民每家每户凑点谷子给我们，

延伸阅读

2010年6月14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江西万年“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被授牌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试点。

2013年6月27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3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一致审议通过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 of Honghe Hani Rice Terraces)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月11日至15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会场内举办的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上，“红河哈尼梯田复合生态系统”的展示区格外引人注目。

作为这项工作的报酬，现在政府正在逐步把“赶沟人”纳入公益性岗位。”马有明说。

除了通水，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水等生活污水污染物的处理同样是梯田生态保障的要点。

“我们用垃圾填埋降解取代了以前的垃圾焚烧，此外还通过复合型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保护梯田水生态，提升当地的人居环境。”世界遗产哈尼梯田元阳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朱文珍介绍，实施“两污”治理工程共投资1.6亿元，并推广到了67个村。

生态保护得好，珍稀动植物也在这里安家。梯田边分布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秒椴，还有董棕、藤竹、番龙眼等珍稀野生植物以及猫头鹰等上百种野生动物。

生态旅游探索新方式

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景观核心区，阿者科村坐落于此。作为5个代表性哈尼族村寨之一，阿者科村有着保存完好的四素同构生态系统，茅草顶的哈尼传统民居“蘑菇房”等构成了独特的聚落空间景观。

虽坐拥世界级景观，但在2018年以前，阿者科村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年收入仅为2785元，村内一半劳动力外出务工，村落空心化现象明显。零散游客自由进出村庄，旅

游接待散漫无序。

2018年，元阳县委和县政府以阿者科村为试点，将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旅游发展紧密结合，和中山大学合作推出“阿者科计划”，由县政府指派青年干部，协同中山大学团队派出的技术人员，共同驻村组织村民成立了村集体旅游公司。

徐雨晨就是被派到阿者科村的驻村干部，和中山大学的团队一起，共同参与到“阿者科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徐雨晨介绍，集体旅游公司的经营利润三七开，村集体公司留成30%，用于后续开发建设。村民分红占70%，村民分红则按照每户的旅游吸引物指标评估后进行分配。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杨虹霓来到阿者科村已经两个半月：“我们在这里试验的项目是其他很多景区看不到的，村民是以梯田、蘑菇房和自然生活方式等资源入股集体旅游公司，而不是收门票。”

所谓的旅游吸引物，是指阿者科村自然保有的原生态旅游资源。“我们希望这里的一切都是活态的，而不是演出来的。”杨虹霓介绍，根据对游客吸引程度的不同，通过对每户村民梯田耕种情况、民居保有情况、是否居住、是否在户等指标进行评估，对集体公司的经营利润进行分红。

哈尼梯田的生态智慧

本报记者 沈靖然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红河当地每年举办的哈尼梯田文化旅游节更加红火。图为由群众参与的农耕文化实景演出。
胡艳辉摄

多哈尼人是吃这种米长大的。”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鸿文说。

“红米是老品种，虽然营养丰富，但口感较糙，加之产量低，在上个世纪杂交水稻出来之后，很多村民都不愿意种了。”沈鸿文表示，在改良品种前，红米亩产只有200公斤。

经过红河州农科院科学家的努力，通过提取老品种红米基因进行改良，成功研发出亩产400多公斤的红米新品种。“新品种相较老品种，不仅仅是产量提高。老品种稻秆高，容易被风吹倒；新品种就改良这个问题，稻秆高度低了许多，口感也变好了。其独有的营养价值依然是主打。”

为了推广红米，沈鸿文很早就开始做农民的思想工作，通过无偿提供红米籽种、薄膜、技术服务等措施，并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以高于市场价收购红稻谷，积极引导和激励群众种植红米。

红河州把红米列为重点发展的农产品之一，2019年推广红米种植近16万亩，亩产值由原来的不到1500元提高到2600多元。

除了种水稻，“稻鱼鸭”共生等一系列农耕稻作文化智慧传统也得到延续。“每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农户会把小鸭子放到稻田里养着，鸭子吃着田里的害虫，还提供了自家肥，加上稻田里养着的鱼，实现了‘一水三用、一田多收’。”

打开红米销路后，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通过公益性事业反哺农民。沈鸿文介绍：“当地村民田里的水沟以前很多都是用土堆的，很容易塌掉造成堵塞，我们这两年帮当地农民用石头作为新材料来改造水沟。为了方便其种粮，还投入73万元修生产路。”

链接

中国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在云南海拔16603公顷。它的标志是壮观的梯田，从高耸的哀牢山脉的斜坡向下延伸到红河岸边。

在过去的1300年里，哈尼人开发了一个复杂的渠道系统，将水从森林覆盖的山顶带到梯田。他们还创建了一个综合农业系统，并支持该地区主要作物红米的生产。居民崇拜太阳、月亮、山脉、河流、森林和其他包括火在内的自然现象。他们住在山顶森林和梯田之间的82个村庄。村庄以传统的茅草“蘑菇房”为特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http://whc.unesco.org>

传承生态循环农业

千百年前，哈尼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雕刻出大地的艺术，哈尼人对稻田有着特殊的感情。

“红米在这块土地上种了1300多年，很